

關於亞洲研究的幾個問題

周佳榮

亞洲位於東半球的東北部，是世界第一大洲，約佔全世界陸地總面積的三成，人口更是全世界人口總數的六成左右。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國，創造了燦爛的人類古代文明，除北非的埃及之外，巴比倫、印度、中國都在亞洲。但是近五百年來，由於歐洲的航海大發現，以及西方勢力向外擴張，東方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，很多亞洲國家都曾經淪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。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，亞洲各國相繼恢復自由和獨立，並且在不同程度上有所發展，越來越多人相信，21世紀將是亞洲復興的世紀。¹

近幾十年來，亞洲研究逐漸擺脫「歐洲中心論」的束縛，亞洲各國學者的觀點和成果日益受到重視，其主體性和客觀性得以較前彰顯。不過，論全面和深入，仍然未臻完善，有待進一步的努力。在東西方社會都追逐全球化的資訊時代，亞洲學者亦應重視西方的研究成績，把亞洲研究置於國際環境之下，以世界視野洞悉古往今來的亞洲局勢。以下所述，是亞洲研究幾個需要注意的基本問題。

一、亞洲研究的範圍和對象

在習慣上，亞洲分為四個部分：(1) 東亞，包括中國、蒙古、韓國（朝鮮）和日本；(2) 東南亞，包括印支半島和南洋群島各國；(3) 南亞，即喜馬拉雅山脈以南，有印度、巴基斯坦等國家；(4) 西亞，即南亞以西地區諸國。此外，學界也有使用北亞、東北亞之類的用語作為地域區分的。

16及17世紀歐洲殖民者向外擴張的時候，按照距離西歐的遠近，把東方世界分為「近東」(Near East)、「中東」(Middle East)和「遠東」(Far East)三個地區，但都沒有明確一致的範圍。現時「近東」已沒有人用，西方國家仍常用「遠東」一詞，但東亞地區其實是在美國、澳洲的「近西」，東亞諸國的人自己更不宜用。「中東」的範圍大體上與西亞相當，但不包括阿富汗而包括埃及在內。

隨著太平洋地區的興起，近年更有「亞洲太平洋」的概念，簡稱為「亞

¹ 最早提出21世紀是亞洲世紀的學者，當推英國著名史學家湯恩比 (Arnold Toynbee)，他說：「在人類史上，廿一世紀是東亞人的世紀，並非驚人之言。」見湯恩比著，梅寅生譯《半個世界——中日歷史與文化》(台北：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，1992年)，〈引言〉，頁11。

太地區」，但使用者似乎沒有一致的共識。²個人認為，「亞太」不是泛指亞洲和太平洋地區，而應專指太平洋沿岸的亞洲國家和地區（相當於英文的 *Pacific Asia*），具體地說，包括日本、韓國（朝鮮）、中國（內地連同香港、台灣地區）、新加坡及其他東南亞國家。美國和俄羅斯在太平洋地區有一定的影響力，所以不宜忽略這兩個國家所擔當的角色；中、日、美三國關係，是亞太區穩定和發展的關鍵。³

由於亞洲地域廣大，歷史悠久，國家眾多，要進行全面研究是很困難的，所以不妨由一些主要國家入手。中國和日本的重要性固然不在話下，印度實亦舉足輕重，但至今不大受到重視，學界應該在這方面加緊努力。有人用「中國龍」和「印度象」作為比照，甚至創製「中對印」(*Chindia*)一詞，寓意 21 世紀的亞洲，就是中、印兩國的角力場。「東盟」(*ASEAN*)作為亞洲的一個地區性組織，必須特別注重。

亞太地區的國際關係是十分複雜的，甚至可以牽動全世界的局勢，因此亞洲各國之間的往來，以至各國與地區以外大國的聯繫，是另一類重要課題。現時大家只注重亞洲的經濟和政治，其實亞洲過往的歷史和深厚的文化，才是徹底認識亞洲問題的關鍵所在，21 世紀亞洲發展的動力，必然來自它的文化傳統。

二、亞洲歷史和文化的特點

研究亞洲歷史和文化的困難之一，在於亞洲「多元一體」的特性不易掌握。簡單地說，亞洲的特色包括多元性、獨立性和連帶性，而三者又常有互動作用。以下試略加說明：

第一，是多元性。以民族而言，除日本、韓國和西亞幾個阿拉伯國家的民族組成較為單一外，亞洲大多數國家都是多民族國家，有的國家甚至有幾十個或百多個民族。世界上主要的宗教，都起源於亞洲，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發源於西亞，佛教和印度教發源於南亞。亞洲的一體化過程，必須兼容其多元性發展的傳統風格。

第二，是獨立性。在近代之前，東亞的漢字文化圈（或稱為中國文化圈、東亞文化圈）自成一個世界，中國本身的獨立性固然不在話下，日本、韓國

² 英文著作中，「亞太地區」或作 *Asia Pacific*，或作 *Asia-Pacific*，意思也略有不同。

³ 林輝基主編《亞太地區國際關係概論》（濟南：山東人民出版社，1995年），是中文方面新近出版的著作。英文著作，較常見的有：*Borthwich Mark, Pacific Century: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Pacific Asia*（Boulder: Westview Press, 1992）。日文則有：總合研究開發機構編《事典アジア・太平洋》（東京：中央經濟社，1990年）。

（朝鮮）亦有其獨自的發展。南亞是另一個世界，西亞又是另一個世界，各有獨特的政治形態和文化色彩；只有今日的東南亞地區較受外部世界的影響，而形成一種複合文化。

第三，是連帶性。亞洲境內各個地區和國家，雖然有其獨立性，但並不是完全封閉的，自古以來彼此間都有經濟、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，甚至歷史演進亦互有連帶關係。這種特性，不妨稱之為「多元開放」。以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為例，太平天國就不是中國的個別事件，而是同時期亞洲民族運動的一典型，並且影響了印度；辛亥革命受到土耳其革命的衝擊，又成為其他亞洲國家革命者的鼓舞，孫文（中山，1866—1925）的三民主義，亞洲的政治家亦視之為亞洲的政治理想；朝鮮三一運動的影響，及於中國的五四運動，兩國的愛國人士互相支援，同時期日本亦有大正民主主義運動的潮流。

近代以來，日本、中國、印度等國的學者和政治家，曾經提出種種亞洲觀，有的別有用心（例如為日本侵略者張目），有的則為亞洲尋找出路（例如呼籲亞洲國家團結），其中不乏可取的理念，在今日和將來都是不宜忽略的。⁴藉著對各種亞洲觀的探討，可以加深了解亞洲文化的特色。近代亞洲一些偉大的人物，除了中國的孫中山外，還有菲律賓的黎薩（Jose Rizal, 1861—1896）、印度的甘地（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, 1869—1948）和泰戈爾（Rabindranath Tagore, 1861—1941）等，都是值得我們重視的。

三、亞洲研究基本參考書

亞洲研究必須以歷史和文化為根本，進而認識其政治、經濟和社會現狀。日文的《亞細亞歷史事典》，⁵至今仍是最具規模的；英文方面，也有四卷本的《亞洲歷史百科全書》。⁶可惜中文至今仍缺乏類似出版物，即使如《新編東洋史辭典》（東京：創元社，1980年）之類的小型辭典也欠奉，只好借助《世界歷史辭典》（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1985年）、《中國大百科全書·外國歷史》兩卷（北京：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，1990年）、《世界近代史詞典》（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1998年）、《大辭海·世界歷史卷》（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2011年）等工具書。

史料方面，可參考周一良、吳于廑主編《世界通史資料選輯》（北京：

⁴ 周佳榮著《新民與復興——近代中國思想論》第二版（香港：香港教育圖書公司，2008年）中，有〈近代中國思想家的亞洲觀〉一文可供進一步參考；至於日本人的亞洲觀，可參周佳榮著《近代日本文化與思想》（香港：商務印書館，2015年），頁62—65。

⁵ 《アジア歴史事典》10卷（東京：平凡社，1959年）。

⁶ *Encyclopedia of Asian History*. Vols. 1-4 (New York: Charles Scribner's Son, London: Collier Macmillan Publisher, 1988) .

商務印書館，1983年）中的亞洲部分。周南京、梁英明選譯《近代亞洲史料選輯》上、下冊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85年），十分有用。國別及專題的史料集，這裏就不介紹了。

顧學宏主編《亞洲通史》（南寧：廣西人民出版社，1998年）分為九編，依次為：（1）文明的發祥；（2）封建國家的繁榮；（3）興與衰的歷史轉折；（4）亞洲的覺醒；（5）民族解放鬥爭的新時期；（6）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亞洲；（7）戰後亞洲的重建；（8）亞洲人民的反帝反霸鬥爭；（9）亞洲的崛起。這是中文方面目前唯一較具規模的大學用書，應予注意。費正清、賴蕭爾、克雷格著，黎鳴、賈玉文、段勇、劉從德、保霽虹譯《東亞文明：傳統與變革》（天津：天津人民出版社，1992年），⁷是西方學者所撰的重要著作；還有江立華、楊燕樹著《東亞現代化的歷史進程》（保定：河北大學出版社，1996年）等，都可參考。

此外，東南亞、南亞、西亞各個地區的歷史，以及中國、日本、韓國、越南、菲律賓、印尼、印度、土耳其等國別史，宜各選一、二種閱讀。英文方面，亦有不少可供參考的讀物。⁸

學習亞洲史應從重點國家入手。中國、日本是較多人感興趣的，近年韓國史也較受注意；此處擬特別強調，印度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，有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，在現代亞洲舞台上也是舉足輕重的大國。中、印兩國關係密切，可惜中國學界一向不大重視對印度問題的研究，香港大專院校裏似乎完全沒有開設印度史之類的科目，其實是一個偏差，從研究角度來說固然有所不足，在現實社會中亦難免會有損失。談亞洲研究而不提印度，顯然是欠全面的，以下特別介紹一些有關印度歷史文化的著作，希望學界今後注意多些。

劉國楠、王樹英編著《印度各邦歷史文化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82年），對印度各邦和重要地區的歷史文化及民情風俗等具體情況，逐一加以介紹，是認識印度的重要參考。李志純編著，唐昌晉增訂《印度史綱要》（台北：正中書局，1972年），附有關印度專門名詞中英對照表及註釋，方便參考。

林承節著《印度近現代史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5年），從莫

⁷ 原著為：J. K. Fairbank, E. O. Reischauer & A. M. Craig, *East Asia: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* (Atlanta: Houghton Mifflin Co., 1973) .

⁸ 例如：Robin Jeffrey, ed. *Asia: The Winning of Independence* (New York: The Macmillan Press Ltd., 1981) ; Lee Ki-baik, *A New History of Korea* (Cambridge, Mass.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84) ; Milton E. Osborne, *Southeast Asia: An Introductory History* (Sydney: Allen & Unwin, 1979) ; Stanley Wolpert, *A New History of India* (New York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77) .

臥兒帝國後期的政治、經濟變化和遭受殖民侵略敘述起，到印度、巴基斯坦分別獨立為止，凡三十九章。書中對甘地、泰戈爾等人物的言論和活動，有較詳細的討論。在此之前，林承節已著有《印度民族獨立運動的興起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84年）一書；其《中印人民友好關係史（1851—1949）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3年），是論述近代中、印兩國人物往來和文化關係的專著。

甘地著，杜危、吳耀宗合譯《甘地自傳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59年），在1985年重新印刷出版。此書亦名《我體驗真理的故事》，是研究印度近代史必讀之作。寧明編《論甘地——中國南亞學會甘地學術討論會論文集》（上海：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，1987年），亦可參考。薛克翹著《中國名家論泰戈爾》（北京：中國華僑出版社，1994年），有助於加深對泰戈爾的認識。

四、結語：亞洲研究有待開展

在中國人心目中，中國是亞洲或東方的代表，所以我們只說「中西文化」而不說「東西文化」，往往以一國之力去抗衡西方，而很少認為應該是整個東方與西方之間的問題。不少學科都習慣採用二分法，例如「中國哲學」對「西洋哲學」，「中國文學」對「西洋文學」，「中國歷史」對「西洋歷史」，中西之外的其他地區因而被忽略了，就算大如亞洲亦不例外。

香港大專院校的情況亦是如此，亞洲研究中心、亞太研究所之類的機構，研究重點都放在中國和本地。亞洲除中國外，還有三十多個國家，各自有不同的歷史、文化和現狀，豈可視而不見？香港是亞太地區的重鎮，開展真正而全面的亞洲研究是急不容緩的。

中國內地方面，自1980年代以來，史學界開始有所改觀，關於亞洲歷史、文化和現狀的著作漸見增加。⁹進入二十一世紀來，研究成果更為可觀，假以時日，相信可以在國際學術界居於領先的地位。

——載拙著《亞太研究導論》（1999）

⁹ 可參閱蕭黎主編《中國歷史學四十年》（北京：書目文獻出版社，1989年），湯重南譯〈日本史〉及何芳川譯〈亞洲史〉兩篇，頁705—743。